

“第二次诞生”铸造他山之石：吴笛学术思想综论

“The Second Birth” Crafting Insights from Othe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Wu Di’s Academic Thoughts

傅守祥（Fu Shouxiang）

内容摘要：作为通晓中西文学的人文学者，吴笛既是才思敏捷的译界才子，又是沉潜灵通的学界达人；他通过卓越的译介会通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重生，通过敏锐的“学”“问”兴致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吴笛懵懂间超越大时代的“荒谬”，拜大师聚胆识跃然而成一家，通晓英俄双语、据守诗歌小说，旋为译界俊杰。更可贵的是，他能读书识理且与时俱进、经世致用且勇立潮头，他熟谙最近 40 多年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版市场，更是“拿得出手”“走得进去”的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吴笛不但能将外来先进及时介绍给国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以自己的学术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进步和中国学人的思考，是有效践行文明互鉴的模范。

关键词：人文学术；文明互鉴；吴笛；外国文学经典；跨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傅守祥，新疆大学“天山学者”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天池英才”特聘教授，湖州师范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24&ZD242】阶段性成果之一。

Title: “The Second Birth” Crafting Insights from Othe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Wu Di’s Academic Thoughts

Abstract: As a humanities scholar who is well vers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Wu Di is both a genius in translation and an expert in academia; he has reborn the classics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Chinese soil through his excellent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rooted the classics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the Chinese soil through his keen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questioning.” Wu Di transcended the “absurdity” of the big time in his unconscious, inspired by his mentors and driven by courage and insight, to become a unique scholar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Russian, specializing in poetry and novels, and quickly rising as an outstanding figure in the translation world. What is even more valuable is his ability

to read, understand, and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applying knowledge to practical use and bravely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rends. He has been familiar with the publication market of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for the last 40 years an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to proficiently use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He is also goodwill ambassadors skilled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o is both “capable” and “approachable.” Wu Di not only promptly introduces advanced foreign ideas to Chinese people to facilitate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also presents China’s progress and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scholar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his academic image, serving as a model for effectively practicing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words: humanities scholarship;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Wu Di;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uthor: **Fu Shouxiang** is Guest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Tianshan Scholar” Program a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nd Specially Appointed Professor of the “Tianchi Talent” Program in Xinjiang, Director of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and Second-Tier Professor a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Specially Appointed Professor of the “Qianjiang Scholar” Program in Zhejiang Provinc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regional country studies (Email: fusx323@126.com).

作为通晓中西文学的人文学者，吴笛既是才思敏捷的译界才子，又是沉潜灵通的学界达人；他通过卓越的译介会通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重生，通过敏锐的“学”“问”兴致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吴笛懵懂间超越了特殊的“荒谬”时代，拜大师聚胆识跃然而成一家，他通晓英俄双语、据守诗歌小说，旋为译界俊杰。更可贵的是，他能读书识理且与时俱进、经世致用且勇立潮头，他熟谙最近40多年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版市场，是大陆最早一批熟练使用电脑软件，运用互联网资源的学者，也是最早一批全身体验中国经济成长的人文学者，更是最早一批“拿得出手”“走得进去”的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以时代先进践行中西文明互鉴。可以说，吴笛是当今中国学界少见的、全能的“六边形战士”，更是能吸引、培养学科发展人才的卓越领袖。吴笛的人文学术工作，不但能将外来先进及时介绍给国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以自己的学术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进步和中国学人的思考，有形有效地践行新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一、掌握源语一手材料与译界名家铸双语名译

吴笛的人文学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掌握源语文学的第一手材料出发，将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并拓展开掘。熟悉吴笛的人都知道，他不

但能够同时翻译英、俄两种语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他的汉译作品往往有令原作焕发新生的功力。吴笛的早期译作《最后的炮轰》（1983年翻译出版）便是最好的例证。苏联当代作家尤里·邦达列夫（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Yuri Bondarev）的名作《最后的炮轰》（*The Last Bombardment*）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是以小说家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的真实经历为模板写就，被称作“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曾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争论，对以后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研究苏联文学绕不开的一部作品。我国迟迟没有将之翻译过来，是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的国际政治影响。到70年代末，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一度终止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开始复苏，人们强烈渴望通过外国文学作品重新认识世界，中文译本《最后的炮轰》在众人的期待声中诞生，1983年一经出版便收获了大批读者，80年代的很多中国人是噙着泪读完它的。吴笛的译本用生动的语言、贴切的表述，为读者勾勒出一位血肉丰满的诺维科夫连长，并让他引领读者一起历经残酷的战争，体味生命个体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心路历程。作为最细心的读者和译者，吴笛认为这部作品具备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的一些突出特点：以白描的手法呈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表现英雄行为、描绘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心灵真实，重点突出人道主义、描写人性美、宣传尊重人的生命。由此可见，译介这样一部时代经典对我们研究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的主题及其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大有裨益。

当有人问起吴笛选择翻译文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讲究时，他坦言：一个是兴趣，二是这个作家的重要性。如果说苏联作家邦达列夫的小说《最后的炮轰》符合他选择的第二要义，那么英国文豪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就正好契合了他的第一条要求。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狄更斯，其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被西方世界誉为“文学史中的不见天日之书、西方犯罪心理描写的先声”（吴笛，“《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185），1870年开始创作并分卷发表，一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年6月，狄更斯患脑溢血离世；随着大师的逝去，小说的结局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谜团。狄更斯去世后的许多年里，各种零散的新证据都没有办法证明他对《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意图。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坛围绕这部小说出版的续作、揭秘、研究不胜枚举。此书虽在国外备受青睐，国内读者却并鲜有耳闻。作为这部小说在中国的首位译者，吴笛认为《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东冷西热”的根源在于“狄更斯在中国长期被视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广大读者只知其一，而《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明显带有早期侦探文学的特色和某些类型小说的特点，国内主流文学观念长期对这样的作品缺乏关注，这也造成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忽略”（“《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186）。他同时指出，狄更斯“在真实与梦境的结合，梦

幻的巧妙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尤其是双重性格的刻画，对后世，特别是对瑞典的斯特林堡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较深的影响”（“《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186）。此小说的中文译作出版后，在读者群中引起不小的震动，甚至有读者给吴笛写信，询问译者对于小说结局的意见。

2012年，正值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狄更斯全集》，将吴笛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中文译作收入其中，并当成“国礼”被时任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先生馈赠给英国政府、大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如今回忆起翻译这本书时的情形，吴笛的激动、兴奋之情难掩。开始着手翻译《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时候，他刚刚在安徽师大执教不久，每天如学生一样，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去食堂一路上都在思考如何翻译，有时想到了，饭也不在食堂吃，匆匆赶回宿舍，要先把路上想到的译出来，再开始吃饭。他自觉当时译得很认真，而且进入状态以后，大脑也比较好使。如果想不出好的表述，会去书店里找相关的书来看，还看多义词词典和有助于提高文学表达能力的书。这本译作2012年再版时，编辑让吴笛校对一遍，结果连一个“的”字都没法改出来。¹这足以说明译者当年是如何的才思敏捷、认真仔细。

如果说19岁那年就读外语系是吴笛与外国文学缔结缘分的开端，那么杭州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则是他与外国文学缔结终生盟约的证明。读研之后的吴笛，没有了教学的羁绊，全身心地专注于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一边勤奋苦读一边笔耕不辍。正是读研的这段时间，他陆续翻译了英、美、俄等国多位诗人的诗作。

其后，吴笛相继翻译了英国作家哈代（Thomas Hardy）、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以及俄罗斯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的诗歌作品，出版了《劳伦斯诗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野天鹅——20世纪外国抒情诗100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外国现代女诗人诗选》（漓江出版社，1990年）、《泰戈尔散文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雪莱抒情小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雪莱抒情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夏洛蒂·勃朗特诗全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二次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灵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时光的笑柄——哈代抒情诗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黑夜的天使——20世纪欧美抒情诗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诗歌译作，并译有《反死亡联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苔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街上的面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白夜：陀思妥耶夫

1 参见吴笛，“《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中文学术前沿》1（2012）：185。

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红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愿望的实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等多部长篇和中篇小说。

同样，作为“名家名译”的一份子，英国作家、诗人哈代的代表小说《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981）的吴笛汉译本备受推崇。有读者曾这样评价：“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诸多中译本中，我认为吴笛翻译得既优美且忠实，毫无翻译小说或多或少的硬涩感。当你对原著某一段落句子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时，参看吴的译本时，将会被译文那精准达意又富艺术感染的演绎叫绝”（哈代 附录1）。

《含泪的圆舞曲》诞生于中俄文化交流尚不通畅以及国内没有帕斯捷尔纳克中文译本的前提下，辗转得来的两卷集俄文本《帕斯捷尔纳克诗集》（*Коллекция поэзии Пастернака*）对于译者来说珍贵异常。出版后，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诗人桑克在报刊上发文：“《含泪的圆舞曲》的译者是力冈和吴笛，我享受恩惠十四年了，在这行字里我向你们鞠躬”（第6版）。能得到诗歌创作界如此评价，是对译者最高的褒奖。这本诗集在2014年再版之后，为了保持译诗风格的统一，没有收入力冈先生的译诗。在保留原诗集中数首吴笛的译诗基础上，重新选译了帕斯捷尔纳克部分小说中的诗篇和部分早期诗作，在选译时，尽量避免与力冈先生前一个版本中所译的篇目重复，所以，再版的诗集以《第二次诞生》命名，一方面交代了译诗集的来龙去脉，另外一方面，也寄予了译者对新译本的期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吴笛坦言他的大部分译作都是在35岁之前完成的。35岁之后，尤其是担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之后，由于教学、科研繁忙，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热爱的这项工作。作为一名才华横溢、技艺超群的翻译家，吴笛凭着扎实的英语、俄语功底和卓越的汉语言文学表达能力，经过长期勤勤恳恳的翻译实践的历练，光芒四射地闪耀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领域。

二、文学翻译的中外交流与翻译文学的文化重生

除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工作，吴笛对于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翻译是应对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翻译的作用。外国文学经典得以代代流传，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文学经典正是从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同时，文学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情感沟通和思想会通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外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的融合，而且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具有紧密的关联。正是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学翻译活动，世界性范围的文学、世界性水平的文学才得以产生，一部世界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翻译文学

史和文化交流史。所以，翻译承担的使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的使命。¹

吴笛认为，翻译是应对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根据神话传说，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一致的，但是上帝害怕人类因语言一致而导致思想一致，从而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便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使人类不能共享信息²，而翻译让人类共享信息的行为，使受到时空限定的文学作品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外国文学经典得以代代流传，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文学翻译，就不可能存在外国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正是从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再生，获得流传。譬如，古代罗马文学就是从翻译开始的，正是有了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古罗马文学才有了对古代希腊文学的承袭。同样，古希腊文学经典通过拉丁语的翻译，获得新的生命，以新的形式，渗透在其他文学经典中，并得以流传下来。至于古罗马文学，如果没有后来其他语种的不断翻译，也就必然随着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因此，要正确认识文学翻译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和感悟文学翻译的特定性质和基本定义。文学翻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艺术，译者充当着作家的角色，因为他需要用同样的形式、同样的语言来表现原文的内容和信息。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含，通过富有才情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作的精神和风采。³

特别可贵的是，吴笛擅长翻译却没有停留于翻译，他的译介工作指向了更长远文学新生和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力的文明互鉴，因此，早在20多年前，吴笛便能够辩证看待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翻译承载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建构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使命。尽管吴笛特别重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翻译实践和外文文献，但是，他认为文学翻译的着眼点是文本，即原文向译文的转换，强调的是准确性。文学翻译也是媒介学范畴上的概念，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重要媒介。翻译文学的着眼点则是读者对象和翻译结果，即翻译的文本在译入国的意义和价值，强调的是接受与影响。与文学翻译相比较，翻译文学不只是词语位置的调换，而是研究视角的变更；它能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本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从而审视并系统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和文化遗产。因此，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使命，属于“世界文学－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概念，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将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

1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0日，第5版。

2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

3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0日，第5版。

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¹譬如，就莎士比亚戏剧的中文翻译而言，与英文教授梁实秋的汉译本相比，朱生豪译本的典范性在于其以中文为主体、中文的典雅优美和文学性压倒了英文对译中的“信”与“达”。因此，作为翻译文学，朱生豪译本成为首屈一指的经典。

回望整个 20 世纪，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核恐怖”威胁、消费主义日盛的社会现状，人们对诗甚至对文学的命运感到了困惑。在这样一个总体上缺少诗意的“散文时代”，笔者认为，诗歌仍然以自己特别的视觉造型、“事件化存在”点缀生活、说明生活、探索生活和赋能生活，世界诗坛与文坛正以多思潮、多视觉、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着凝结人类语言和思想精髓的诗歌艺术与文学艺术。起起伏伏的文学、潮起潮落的诗歌，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十余年的高峰期，当今中国的诗坛与文坛正处在蛰伏期和沉潜期，就像世界诗坛与文坛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发展，人们借助学术性的诗歌研究和文学研究进行着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并积蓄着文学力量。正是有了吴笛这样一批译者和学人的坚守，才使中外文学、中外诗歌得以跨境流传，才给了日益“小众”的文学艺术存续并成长的空间，也间接守护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三、文明互鉴的跨学科视野与世界文学的全球意识

毫无疑问，吴笛特别擅长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英俄双语的精熟和几十部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实践积累，使吴笛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和阅读心得，这使他的欧美诗歌与文学、俄罗斯诗歌与文学的研究工作游刃有余。吴笛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不仅出版有专著《哈代研究》《哈代新论》《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浙江翻译文学史》《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外国名诗欣赏》《外国文学经典散论》《俄罗斯小说发展史》《古罗斯与近代诗歌发展史》等，还有《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8 卷集 / 主编）、《新世纪中西文学论丛》（5 卷集 / 主编）、《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外国名诗鉴赏辞典·古代卷》《夏衍全集·译著卷》（3 卷集 / 合作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经典传播与文化遗产》等大量学术编著，以及《普希金全集》（10 卷集 / 合作主编）、《想经典丛书》（18 卷集 / 主编）、《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10 卷集 / 主编）等多种外国文学作品集。进入新世纪，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近 10 项，并主持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多项，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多项。

仔细盘点吴笛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单独的作家作品研究，譬如持续几十年的哈代研究，代表

1 参见 吴笛：“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

性成果是学术专著《哈代研究》《哈代新论》及其相关论文；二是文学流派—家族与国别文学、文学文体研究，譬如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小说发展史”、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俄罗斯古代诗歌发展史”、一般项目“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以及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浙江翻译文学史”“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等，代表性成果是同名学术专著及其相关论文；三是外国文学经典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譬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兼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等，代表性成果是同名的八卷本学术系列专著及其大量相关论文。

仔细分析吴笛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擅长填补空白，譬如他的新出版等专著《古罗斯与近代俄国诗歌发展史》、1994年出版的专著《哈代研究》、2009年出版的《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以及哈代、劳伦斯、夏洛蒂·勃朗特、帕斯捷尔纳克等小说家的诗作研究、戏剧家夏衍的译著等这些少人注意的领域，在中国发表与出版的当时属于地地道道的填补空白，至今仍是前贤奠基之作。二是能够与时俱进，譬如从1994年的《哈代研究》到2009年的《哈代新论》以及相关译介、研究论文，体现的是吴笛对于英国作家、诗人哈代持续40多年的深沉热爱、追踪思考和研究拓展。三是自觉融通世界，吴笛自觉秉承经典传播与文化传承之心，对内对外广结文学良缘，切实推动国家人文思想库建设，并不计利害地适时当面表明态度，化解中美分歧、减缓文明冲突。

除了涉猎广泛、数量巨大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更能可贵的是，吴笛在其近50年的人文学术研究过程中，或一以贯之或与时俱进地贯彻了两大理

念：

一是既重视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又重视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方法。随着外国文学传播的深入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吴笛从译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强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以及多语种翻译实践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翻译实践是感悟文学经典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文学经典精髓、激发文学研究创新思维的理想途径。如今，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方面面，探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共同的规律和价值取向，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捕捉热点问题以及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内涵。而外国文学研究，一直是体现跨学科视野的重要领域。早在13年前，吴笛就提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更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⁵）。当前，学界熟知的文学跨学科批评就有文学伦理学批

评¹、生态批评、法律批评、经济学批评等跨学科研究方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主线，经历了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和身体美学批评三个阶段，并相应凝聚为三种批评范式。经济话语规模化进入文学批评场域，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文学及其批评现场经济要素的参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化运作等密不可分。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动态生成，主要受制于三大机制：一是客体的经济生活是实现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二是创作与消费双重主体是达成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内在动因，三是文学传播中的媒介因素成为文学经济学批评的运行中介。辩证地看，文学经济学批评既有积极的方法论价值，但也存在自身局限。² 吴笛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基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进程，文学与经济的关联越发紧密，使得“文学经济批评”成为可能。文学经典的经济批评研究范围极为宽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以及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探讨文学作品除了审美价值之外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认知功能，更能服务于“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决策。³

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世界文学意识和全球视野。吴笛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前沿性与跨学科学术问题涉及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更替和学术语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⁴ 然而，作为外国文学学科研究的中国学者，为建构自己的学术家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前沿问题，世界文学意识是必须尊崇和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根基。有了世界文学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有充分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辩证关系，才能清晰地理解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其中，国别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尤为典型，在研读外国各语种文学经典的时候，关注这种互文关系，不仅可以整体把握文学经典的精髓，而且能够深入认知文学经典的生成。其实，这种文学研究中自觉性的世界文学意识，正是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文明互鉴行为，也是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继续扩大开放的中国提倡和遵循的根本原则。

其实，强调世界文学整体，也就是强调文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因此，研究方法必然发生相应的变更。世界文学意识促使文学研究方法发生变更的，不仅体现在文学内部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跨学科研究、跨媒介批评、后人类主义理论在内的多种批评理论。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以整体联系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不但能拓展我们的视野、扩充我们的知识结构，并且使外国文学研究与我国本土文化意识的建构发生关联。同时，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够将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各种自然科学相结合，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视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2 参见 龚举善：“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中外文论》2（2016）：20-33。

3 参见 吴笛：“文学经济批评的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26日，第6版。

4 参见 吴笛：“绪论”，《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和时代变迁，使文学的探索和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可以说，外国文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和批判性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也为全球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人们常习惯性地认为，人文学术之路只有青灯黄卷和冷板凳。不可否认，这种生命状态可能是不少学者的真实写照；也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学者生涯如吴笛者。时势造英雄，“大转型”造就了一批当代英雄，他们的崛起也一定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形成了传说中的“英雄造时势”，进而“时势”与“英雄”形成良性互动。

Works Cited

- 龚举善：“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中外文论》2（2016）：20-33。
- [Gong Jushan.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Economics as a Paradigm of Criticism.” *The Literary The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2 (2016): 20-33.]
- 托马斯·哈代：《苔丝》，吴笛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
- [Hardy, Thoma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translated by Wu Di. Beijing: China Book Press, 200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桑克：“泥水噗噜噗噜响”，《南方都市报》2002年6月13日，第6版。
- [Sangke. “The Mud Puffe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13 June 2002: 6.]
- 吴笛：“《狄更斯全集》等后记三篇”，《中文学术前沿》1（2012）：184-186。
- [Wu Di. “Three Post-Notes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 *Chinese Academic Frontier* 1 (2012): 184-186.]
- ：“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0日，第5版。
- [—.“Historical Miss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10 September 2019: 5.]
-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第5版。
- [—.“The Shift and Expansion of Foreign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10 November 2011: 5.]
- ：“文学经济批评的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26日，第6版。
- [—.“Feasibility of Economic Literary Criticism.”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6 August 2024: 6.]
- ：《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 [—.*Research on Frontier Issu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3.]